

人/生/随/笔

我们家的“双城记”

刘向东

五一假期，我们夫妻俩又开车带着岳父母去了重庆。记不得这是我们第几次在成都重庆两地之间往来，反正对我们家来说，一直就上演成渝“双城记”“巴蜀一家亲”。

我父亲是重庆人，今年九十二岁，老家在远离市区几百公里的大山深处。父亲自朝鲜战场归来，南下入川，便在这蜀都扎下了根；母亲是地道的成都女儿，一口乡音温柔熨帖。我便是在锦官城温润的怀抱里长大、成家、立业的。妻子一家也在此地安居，唯有姨妹，读完研究生便留在重庆，嫁了个土生土长的重庆人——从此，两座城之间，悄然牵出我们家族血脉的丝线。

听母亲说，我第一次去重庆是两岁多，那也是母亲第一次去父亲老家，当然我是什么也记不得的。所以，真正有记忆的第一次去重庆，是快二十岁了。

四十年前的七月下旬，我与两个同学约好，一起骑自行车去重庆。那时年轻气盛，一辆旧自行车，蹬了三天两夜，硬是将盆地中部一众丘陵及龙泉山、歌乐山都踩在了脚下。记得第二天下午还发生个意外：骑得较快那个同学竟然与我们两个骑散了，那个年代又没有手机，只得“各耍各的”了。炎热的天气、崎岖的山路与汗水浸透的衣衫，像烙印刻在我记忆深处。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姨妹结婚，我们乘着夜班火车赶去，车轮撞击轨道声彻夜不息，像心跳般牵引着远方，竟比当年骑行更添几分焦灼。

2009年9月，“和谐号”动车开通，如银梭飞驰，将成渝到达时间缩短至两个小时。2015年12月，时速300公里的高铁通车后，更是将成渝两地融为“一小时生活圈”。我们便常在双城间惬意往来，或乘快车，或自驾，山岭的阻隔被时间熨

平，双城仿佛成了彼此的后院。

儿子前年大学毕业，去了重庆工作。去年，我们为他在重庆买了房——砖瓦水泥之下，终于也有了一块属于我们自己的根基，稳稳地扎在嘉陵江畔那片火热的土地上。

回想上世纪九十年代甲A联赛，成渝两地球迷针锋相对，恩怨情仇炽烈。重庆直辖之前，每场比赛，“重庆崽儿”都要开几辆大巴车到成都后子门为全兴队“扎起”。1997年直辖后，重庆球迷有了自己的球队，双方球迷将“成渝德比”演绎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当年，我亦曾挤在喧闹的大田湾看台上，旁若无人地为“四川全兴”嘶喊助威，那“雄起”的豪情与隔阂的喧嚣，竟也成了双城故事里一抹浓烈的底色。

上午，还在人民公园鹤鸣茶社盖碗茶的袅袅氤氲中感受蓉城的温婉悠闲；晚上，就在洪崖洞火锅腾腾的热辣香气里品味山城的麻辣豪爽。昨日，在浣花溪畔吟诵“黄四娘家花满蹊”；今天，在朝天门码头把酒临风东逝水。一湾锦水滋养两千年从容秀美，两条大江淬炼三千万豪迈坚韧。兴隆湖的辽阔，磁器口的喧嚣；川西坝子稻香涟漪，巴南山城灯火璀璨。成都重庆相隔甚远，却又山水相连，血缘相亲。

二十多年来，我们家三代人无数次往返成渝两地，在两座气质完全不同的城市间自由穿梭，任意切换。我们走过的路，早已超越了地图上一条线。那根深埋于时光里的线，原来不是隔阂，而是将两座城，将两处烟火，将几代人的悲欢，悄然织入同一片土地的心跳——生活的双城记，最终写下的，是血脉相连的一页。

从父亲当年放下枪杆走入成都，到儿子如今在重庆落地生根；从三天两夜的艰难跋涉，到动车瞬间飞越的从容；从球场上壁垒分明的呐喊，到如今一家人在山城灯火下的欢聚

——这两座城，早已不再是地理的分界。它们如同奔流不息的江与河，各自澎湃，却又在某个深处悄然交汇。

有人说，成都与重庆是两座气质完全不同的城市，成都都是安逸闲适的儒生气质；而重庆，却走了一条义薄云天的武侠路数。但是，成渝间的气质分野，在我们家族史里早已消弭：父亲重庆的烈性，被成都的温润酿成岁月陈酒；儿子成都的闲适，在重庆的陡坡上跑出青春加速度；而我四十年前自行车轮碾过的巴山夜雨，如今已化作高铁窗外流动的青绿长卷。山是风骨，水是襟怀，双城气质终在根脉里合流。

放眼望去，又岂止是我们这个小家庭在成渝之间穿梭往来。从成都发往重庆的旅客，仅通过铁路方式就日均超过2万人次。从成渝铁路到成遂渝铁路、成渝高铁，加上在建的成渝中线高铁，轨道直通的双城时空距离不断拉近。四川和重庆省际已建成铁路通道6条，通车高速公路16条。川渝两地联合印发100余项政策文件，已实现社保、医保等311项事项“跨省通办”，并将最终达到350项以上。重庆“渝快办”、成都“蓉易通”，让两地市民在就医、创业、旅游等方方面面充分享受到同城化生活便利。两地还在基础设施、现代产业、科技创新、文化旅游、生态环保、对外开放、公共服务等七大重点领域共同发力，比翼齐飞，必将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成都、重庆，中国大西南的“双子星座”。每次家庭聚会，从父辈们舒展的笑容里，从我和连襟举起的酒杯中，从晚辈们清澈的目光里，都能看见这对“双星”闪耀出的满天星光！

（作者系四川省散文学会会员）

乡/村/故/事

回莧海椒



黄海子

春末夏初，在老家江津李市镇，有两种当地人爱吃的早熟椒。

一种是当季栽种在温室大棚的，另一种是头年的辣椒苗到了收割季节，不收割，用稻草堆积保暖，使其安全过冬，到来年春暖花开，拿开稻草，辣椒苗就在老枝上抽芽开花再结果。

这种辣椒，当地人叫它回莧海椒。它有个特点，生命周期只有两年。

两种辣椒都比正常生长的辣椒至少早上市一个月。前一种经营者多为“专业”菜农，回莧海椒则是当地农民的偶然之作。

那天从市里回去看望在镇上居住的父母，我去得特别早。

菜市场刚摆好摊位，赶早市的人稀稀落落的，偶尔响起的讨价还价声清亮又干净，像刚醒来的小镇的晨曦。

我之所以来得早，是因为我也好早熟椒的那口滋味——鲜嫩清香，辣而不燥。用它做姜爆鸭、炒肉丝肉片或者拌凉菜、皮蛋等，那独有的鲜辣清香，仿佛能让人将舌头一起嚼了吞进肚里。

我偏好回莧辣椒，总觉得温室大棚里的辣椒缺点滋味。转过街角，来到八字桥口子上。我知道，这里是卖早辣椒的地方。果然，我看到几家地摊上，有温室大棚里刚摘下的早熟椒躺在那里。由于是早熟，产量不丰，每个摊上也就那么几斤。不过这些辣椒个个都青翠好看。如同青涩的青春，张扬着活力与热情。

我继续往前，走到八字桥中部的时候，看到一个地摊上，堆着一小堆个头极不均匀，红绿青黄的辣椒。是了，那就是回莧海椒了。

卖辣椒的是个老妪，一身衣服简洁干净。

我问：“大娘，回莧海椒怎么卖？”

大娘答：“八角一两，五块一斤。”

我又问：“你这总共有多好？”

大娘：“海椒还没大势开结，就只有这些，估计有三五斤。”

我心想，父母也喜欢吃回莧辣椒，于是说：“大娘您称一下，看总共多少，我全要，您便宜点给我行不？”

大娘边把辣椒装入袋子，边回话：“全买也是五块一

斤。”并用手指了指远处那些摊位说：“你那边问问，他们大棚结的海椒都要八块一斤，我这个纯自然的，才卖你五块，便宜得很了。”

她边过秤，边说：“五斤二两，你全要的话算你五斤，就不要讲价了。”

我说：“好！”拿出手机对大娘说：“大娘，我扫码付款给你。”老妪脸上一下为难起来，小声地请求：“你付现金给我要得不？”我一脸茫然地看着她，嘴里道：“大娘，扫码付不是一样的吗？”她看了我一眼，声音怯懦：“扫码的话，我得不到钱。”我刚要问为什么，挨着她卖菜的中年妇女接过话头：“你扫码的话，那钱就被他儿收了，那个二维码是她儿给她弄的。这样，你扫码给我，我付二十五块给她。”

我笑着说：“不都是一家人吗，回去叫他儿给她不就得了。”那妇女也笑着回：“要是那样倒是好，可惜他儿收了，不得给他老娘。”

我付了钱，提着辣椒到父母家，父母正在煮早饭。

我去厨房拿笊箕准备分拣些辣椒给父母，父亲问：“你买的回莧海椒好多钱一斤？”父亲又说：“你是不是在那个老太婆那里买的？”不等我回答，父亲给我描绘了那个老太太的样貌，而且给我划了重点：“她喜欢收现钱，不过实在没得现钱，还是会接受扫码。”

我说：“这就对了。”

于是父亲给我介绍起这个老妪的状况。

她叫周大娘，跟小儿子过。小儿子不成器，娃儿读初中的时候，和老婆离了婚。整日无所事事，酗酒打牌，不务正业。周大娘七十八了还下地干活，照顾小儿子。每隔几天就来早市卖菜，贴补家用。这不是要高考了吗，她现在卖菜是坚决不让扫码，因为扫码的钱会被他儿子拿去胡花，她要把收到的现金给她要高考的孙子。说是让孙子用度宽裕点，考个好大学，将来不像他老子那样没出息……

分拣着海椒，听着父亲的述说，不知怎的，我脑子里老是浮出那个卖海椒老妪的身影，好像还看见小儿子满屋横七竖八的酒瓶以及她孙子桌上堆满了高考复习题。

我眼里满是红绿青黄在晃动，分不清是海椒还是脑子里生成的影像。（作者系江津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诗/绪/纷/飞

过程



北小鱼

快放一棵树花开花落
等于你看见一棵树
与时间的一场拳击比赛

出拳，收拳
一朵攒满力量的拳头
闪电般完成对时间的进攻

如果以一树花计算

这棵树对时间
至少完成千百拳凌厉地出击

时间永远不会服输
但屡战屡胜的花朵
总会在秋天把果实举过头顶
这是另一种拳头的宣言

（作者系重庆金融作家协会会员）

父亲的麦田



周文权

站在父亲刚收获过的麦田
余留的麦香，依然沁人心脾
我仿佛看见清风摇曳着的
金黄麦穗，在翻动麦田的册页
他的背影在此生根发芽
抬头或弯腰都有一株
麦穗的姿势

他的晨起和日落
与这片土地默默地融为一体，生命的
花朵和果实用一穗麦粒呈现

在他细数收成的掌心里
沉甸甸的麦粒，我是
其中的一颗

此刻，麦田像是一面镜子
映照出他对土地的坚守
鬓角留白的光阴，一生耕耘的
精彩片段……又或是稼穡的
真谛，世间平凡中
深爱的无声

（作者单位：重庆市潼南区政协）

咏宝峰新貌



张国钦

宝峰胜境展琼筵，静美风光入画妍。 早茶香漫川渝路，富路财富富语绵。
畴昔荒村遗旧忆，今时乐土焕新天。 除旧筑巢栖暖室，栽花叠石靓庭前。
通衢并辔齐追梦，睦里相携共举筵。 桑田巨变皆奇迹，无垠果园峰李甜。

（作者系重庆新闻媒体作家协会会员）